隱閨

洪以義氣團結 ★★★
門以忠誠救國
信條以義俠除奸 ★★★

THE CHINESE TIMES
The only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.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s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in Canada Publishers Ltd

奪夫記

香琴

合浦少年殷生、求職於珠城。投婦偕、婦朱氏、與殷均大學生。伉儷甚篤。殷旋以學優面仕、入贅某將軍戎幕、朱誡之曰、「自來爲官者、富則易妻、吾繆願君堅初志、爲政海中人、立一好楷模也」。殷笑諾、殷生而俊秀、宛然玉樹臨風、有羊車風度、又善應酬、娴交際、解嘈噪、至得時代女子歡、受職未一月、即被囚濕、如鴻毛遇風、飄息萬變。高官可爲不可爲。扶搖直上、朱慮其管鋭退速、而殷忽不調西赴、室家不能從、朱憂之。命辭、殷未以爲可、遂發、月餘、有自稱張某者、到探朱、出殷札及銀幣食物等、謂爲殷摯交、且同在軍中服務、奉命到德、有所垂詢、故得以便道來、朱謝之、且問殷近狀、張略以告、朱又試探殷與某將軍情事、未已、「殷君才則才矣、但峻已者易缺、被敬者易污、部中人言、蛇鼠參半、殷亢直、恐不易保全耳」。朱懼、乞岡圄與殷。着殷設法調、得殷報、謂辭甚三上、均未准許、一俟瓜代有人、即當南返矣。朱甫得圄、張忽匆匆至、倉卒曰、「殆矣、禍事已作、夫人且奔避」。朱詰之、張曰、「殷兄被誣與某軍勾結、作暴動、現罪証已獲、殷兄且就擒、吾奉命抄檢夫人家、但聞深知殷兄冤、特至相告、夫人速遁、恐大兵至、有所損害也」。朱如被霹靂、崩角於地曰、「殷死、吾亦死矣、吾固非此間人、將焉之？」張攢眉作躊躇狀曰、「雷厲風行之下、當以遁匿爲佳、夫人既無所匿、姑歸我、以爲後圖」。朱涕泣從之、窮途易感、以爲張之高義、薄雲天矣。張又出手令示朱、即偕朱去、至張家、無多人、祇一老婦、張稱爲母、朱懇爲殷營救、張曰、「殷兄、吾手足也、情同兄弟、苟有能爲盡力、寧辭湯火之勞、但恐案情重、株連太大、當局者不欲牽一髮而動全身、槍殺一二人、寢其事、則呼天無白耳」、即出、甚而後歸、氣急敗壞、朱知不吉、驚詰之、張嘆曰、「果不出吾所料、殷兄已於今午被槍決矣、同死者三人、均部中重員、吾已密囑摯友收其屍、厚葬之、此亦人生無可奈何之事也」。朱一慟而暈、旋醒、張在側、慰解百端。聞下月可以竣工、屆時張氏將携趙四小姐喬遷彼地、大有溫柔鄉終老之意云。

瓊州謝雷亭

廣東瓊州文昌縣、距縣城十五里、有安東村、村前有謝雷亭、亭畔有聯曰、「善惡雖瞞不必向天多叩首、是非明白莫容誓願大搖舌」。亭則爲名孝廉李天生所撰。亭畔有聯曰、「善惡雖瞞不必向天多叩首、是非明白莫容誓願大搖舌」。亭則爲名孝廉李天生所撰。亭畔有聯曰、「善惡雖瞞不必向天多叩首、是非明白莫容誓願大搖舌」。亭則爲名孝廉李天生所撰。

張學良將卜居雲南

退隱已久之張學良將軍、勝利後從西南運往台灣之新竹居住、其始外間鮮知其確訊、報章偶有提及、故勾去